

华雨集

(中)

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过程中，探求契理契机的法门；也就是扬弃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濒临灭亡的佛教，而赞扬印度佛教的少壮时代，这是适应现代，更能适应未来进步时代的佛法！

印顺



释印顺 著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中华书局

印 顺 法 师 佛 学 著 作 系 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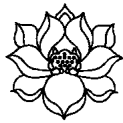
华雨集

(中)

释印顺 著

中华书局

华雨集
(二)



方便之道

目 录

方便之道

绪 言……………001

上编 “佛法”

第一章 中道正法……………009

第一节 佛法甚深……………009

第二节 如实的解脱道……………012

第三节 人间的正行……………022

第二章 方便道之施設……………026

第一节 四不坏净(四证净)……………026

第二节 六念法门……………031

第三章 方便道之发展趋向……………036

第一节 六念法门的演化……………036

第二节 通俗化与神化……………052

中编 “大乘佛法”

第一章 泛论普及而又深入的大乘……061

第一节 崇高的佛陀与菩萨僧……061

第二节 佛·菩萨·天的融和……065

第三节 造像与写经……070

第二章 大乘“念法”法门……072

第一节 十法行……072

第二节 书写·供养与读诵功德……077

第三章 大乘“念佛”法门……084

第一节 信方便的易行道……084

第二节 易行道支略说……095

第四章 忏悔业障……104

第一节 “佛法”的忏悔说……104

第二节 “大乘佛法”的忏悔说……112

第三节 称名念佛除业障……127

第五章 往生极乐净土……137

第一节 弥陀净土与三辈往生……137

第二节 往生净土的抉择……145

第六章 念佛(及菩萨)三昧……152

第一节 通三乘的念佛观……152

第二节 大乘的念佛三昧……167

第三节 念佛菩萨的观法……179

| | |
|--------------------|-----|
| 第七章 护持佛法与利乐众生····· | 186 |
| 第一节 人间的现世利益····· | 186 |
| 第二节 从人护法到龙天护法····· | 195 |

绪 言

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以下简称释迦佛或释尊）诞生于中印度。出家，修行，在菩提伽耶成佛。成佛后，四十五（或作九）年间，游行于恒河两岸，为大众说法，佛（的）法才流行于人间。佛法是世界性的，本没有种族与国界的局限，但佛法是出现于印度，流传于印度，由印度而传到世界各地的，所以虽有部分教典，传说从天上来，从龙宫来，从他方世界来，而一切教典的原本，都是使用印度人的语文，经传诵、记录而流传下来的。因此，佛法可以说到鬼神，说到他方世界，说到超越人间的事理，却不可忘记了，一切佛法是出现于印度人间，因释尊在印度成佛说法而开始的。

佛法在印度的长期（约一千六百年）流传，分化、嬗变，先后间有显著的不同。从不同的特征，可以区别为三类：一、“佛法”；二、“大乘佛法”；三、“秘密大乘佛法”^①。一、“佛法”：释尊

^① 《摄行炬论》分三行：离欲行，波罗蜜多行，具贪行。《三理炬论》作：“谛性义，波罗蜜多义，广大密咒义。”见法尊译宗喀巴所造《密宗道次第广论》卷一（北京菩提学会印本，五——六），与本书所分三类相同。《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一，总摄“法宝”为素咀纒（经）藏、毗奈耶（律）藏、阿毗达磨（论）藏，及大乘般若波罗蜜多藏、陀罗尼藏（大正八·八六八下），与此三类大同。

为弟子说法、制戒,以悟入正法而实现生死的解脱为宗。弟子们继承了释尊的(经)法与(戒)律,修习宏传。西元前三〇〇年前后,弟子们因戒律(与法)的见地不同而开始分派。其后一再分化,有十八部及更多部派的传说。如现在流行于斯里兰卡(即锡兰)等地区的佛教,就是其中的赤铜鍱部。二、“大乘佛法”:西元前一世纪,有称为大方广或大乘者兴起,次第传出数量众多的教典;以发菩提心(因),修六度等菩萨行(道),圆成佛果为宗。这一时期,论义非常的发达;初期“佛法”的论义,也达到精严的阶段。从西元二世纪起,到八世纪中(延续到十一世纪初),译传于我国的华文教典,就是以“大乘佛法”为主的。三、“秘密大乘佛法”:西元五、六世纪起,三密相应,修天瑜伽,迅速成佛的愿望流行起来,密典也就不断地次第传出。传入藏地的佛法,“大乘佛法”以外,主要是属于这一类的。佛法有此三大类型,也就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三大时期。这一切,从出现于印度来说,都是流传于印度人间的佛法。

佛法在印度的不断演化,原因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我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一一,本版一〇)中,曾这样说:

“从佛法而演进到大乘佛法的过程中,有一项是可以看作根本原因的,那就是佛般涅槃所引起的,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

“大乘佛法”如此,从“大乘佛法”而演进到“秘密大乘佛法”,也不离这一原因,不过离释迦佛的时代远了,对佛的理念也多少远了些。佛的弟子,有在家的,有出家的,依法修行求解

脱,没有什么不同,但佛法的住持与宏扬,从释尊以来,无疑的是以出家(主要是比丘)众为中心的。佛法的住持宏扬,是多方面的;比丘众的个性与特长,也不尽相同。佛弟子从事的法务,各有所重,比丘也就有了持法者、持律者、论法者、诵经者、呗呗者、瑜伽者等不同名目。持法者与持律者,是(阿含)经法与戒律的集成者、诵持者。“佛法”在僧团中的护持延续,持律者——律师是有重大贡献的!戒律,是道德的轨范,生活的准则,僧团的规制。这一切,“毗尼(律)是世界中实”,释尊是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形而制定的。初期的结集者,为了护持佛教的统一性,决定为:“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如佛所教,应谨学之。”^①但也由于这一规定,律制受到了限制,不能随时代、地区不同而作正确的适应。失去“世界中实”的意义,窒碍难行,有的就精进修行,对律制是一切随宜了^②。这一僧伽制度,虽一直(其实还是多少变通)延续下去,但在“大乘佛法”兴起时,已不为大乘行者所重视,所以“大乘佛法”以后的开展,几乎都是“法”的开展。

经法的住持宏传,出现了诵经者与论法者,也就是经师与论师。大概地说,大众部系是重经的,上座部系是重律而又重论的。经法的诵持者,多作对外的一般教化,依经而宣扬经的要义,又举事例来比喻说明。在佛法的宏扬中,传出了众多的譬

① 《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三〇(大正二二·一九一下)。各部广律,都有此说。

② 《三论玄义》说:“灰山住部(即鸡胤部)……引经偈云:随宜覆身,随宜饮食,随宜住处,疾断烦恼。”(大正四五·九上)这对于衣、食随宜,住处可结界也可不结界,律制几乎一切可以通融了(道德轨范,当然仍受尊重)。

喻、本生、因缘,是佛与弟子们今生及过去生中的事迹。这是佛教界共传共信的,不过传说得多少差别些。在宣扬经法时,讲说这些事例,使听众容易信受。如阿育王派到各地区的宏法者,大多是讲说有譬喻、本生、因缘的经法。说一切有部中,有“持经譬喻者”一系,上座部系的其他部派,也应有持经而重一般教化的比丘。持经譬喻者的一般教化,从传记、故事而又艺术化,与重声音佛事的呗嚩者相结合。如《法华经》所说的法师——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师是 dharma-bhāṇaka 的对译,也就是法的呗嚩者。呗嚩者也与建筑寺塔等有关^①。“大乘佛法”兴起,有更多的佛与菩萨的本生、譬喻、因缘流传出来。传说每与一般信众心理相呼应,与民间神话、古事等相结合。如过分重视这些传说,很可能偏向适应世俗的低级信行。

论法者,是僧众内部对法义的论究者。起初是摩呬理迦——本母,对每一论题(一一法门,其后演化为一一经)的明确解说,如《法集》、《法蕴》等论^②,佛教就有了持母者。有的对一一法的“自相”、“共相”、“相摄”、“相应”、“因缘”等,作深入广泛的论究,名为阿毗达磨——对法,也就有了持阿毗达磨者。阿毗达磨论非常发达,成为论书的代表,取得了与经、律的同等地位,总称为三藏。论义,从修行的项目,扩展到佛法全体。对于佛的应机说法,或广或略,或同或异,或浅或深,加以分别、抉择、条理,使佛法的义解与修行次第,有一完整而合理的体系,所

① 以上参阅拙作《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第八章第一节第二项;《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四章第二节第六项。

②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〇(大正二四·四〇八中)。

以佛法是宗教而又富于学术性的。但论者的思想方式各有所长,不同的传承发展,论义也就有部派的异义。等到“大乘佛法”兴起,又依大乘经造论。如龙树论,是南方经师及北方论学的综合者。无著、世亲等论书,渊源于说一切有部的经师及论师,更接近阿毗达磨论者。论是经过分别、抉择,不是依文解义的。如龙树依据“四阿含经”的不同宗趣,立“四悉檀”以解说一切经义^①;无著论立“四意趣”与“四秘密”,用来解释经义^②。这是说:对于经典,不能依文解义,望文生义,而要把握佛法的真实意趣,去解说一切,贯通一切。“大乘佛法”时代,论义特别发达,在论究抉择法义外,也有面对梵文学的兴盛,印度教教义发达,而负起评破外学、成立佛法自宗的任务。

瑜伽者,即一般所说的禅师。佛是觉者,佛法是觉者的法。法是本来如此的,佛出世如此,佛不出世也如此。但佛的教法,是由于释尊的觉证正法,然后适应时机,开示宣说,教导弟子们修持,也能证入正法而得大解脱。所以佛法是“从证出教”的,本着自身的修验来教人的。也就因此,佛弟子尤其是出家的佛弟子,从原始的经、律看来,都是过着修行生活的。说到修行,主要是戒、定、慧——三学。出家众依戒而住,过着洁身自好、守法、于大众中和乐共住的集团生活(在家众生活方式不同,但有关道德的戒行,还是大致相同的)。定与慧的修习,就是瑜伽行;专于修习定慧的,被称为瑜伽者。瑜伽者大抵住于适宜于专

① 《大智度论》卷一(大正二五·五九中)。

② 《摄大乘论本》卷中(大正三一·一四一上——中)。《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卷六(大正三一·六八八上)。

修的阿兰若处,但为了法义与持行方法,还是要到大众住处来请益的。僧事(出家众的共同事务)多了,佛弟子有了偏重与特长,但并非经师们不修行,瑜伽者不知法义。虽然传习久了,不免彼此间的风格不同,但在同一的佛教来说,这应该不是对立的。说到定慧熏修,传授者要识别来学者的根机,授以应机的修持法门,如《杂阿含经》说:“有比丘,修不净观断贪欲,修慈心断嗔恚,修无常想断我慢,修安那般那念断觉想。”^①修不净观,可以对治贪欲,如“九想”等。修慈心,可以对治嗔恚。修无常想,可以对治我慢。修安那般那念,也就是修数息观的,可以对治觉想寻思,多种多样的杂想。这些烦恼,是人人都有的,但人的根性不同,某类烦恼特别重的,就应修不同的法门来对治。后代所传的“五停心”、“五种净行所缘”,就是由此而来的。对初学者,要“应病与药”,如修法与根性不适合,精进修行也是难得利益的。瑜伽者的根性不一,大抵以自己修持而有成就的教人。这样的传习下去,瑜伽者也就各有所重了。同样的修习方法,流传久了也会多少有差别,如数息观,虽大致相同,而四门或六门,数入或数出,就不一致,瑜伽者又随地区、部派、师承而分流了。不但如此,瑜伽者观行成就,呈现于自心的境界,瑜伽者是深切自信的。这可能引起义解上的歧异,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九(大正二七·四五上)说:

“随有经证,或无经证,然决定有缘一切法非我行相,谓瑜伽师于修观地起此行相。”

^① 《杂阿含经》卷二九(大正二·二〇九下——二一〇上)。《增支部》“九集”(南传二二上·一一——一二)。

依修持经验而成为教义的,如法救说“二声(语与名)无有差别,二事相行别”,是“入三昧乃知”^①。瑜伽者的修持经验,影响到论师的义学;论义也会影响瑜伽者,如《修行道地瑜伽行地经》的长行,是以论义解说瑜伽本颂,内容就多少变化了^②。经师教化者的传说,也会影响论师与瑜伽师。总之,佛法在“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中,诵经者、呗赞者、论义者、瑜伽者,彼此不断地相互影响,而从“佛法”到“大乘佛法”,又从“大乘佛法”演进到“秘密大乘佛法”。虽说彼此间相互影响,但发展到出现新的阶段,除适应时地而外,瑜伽者是有最重要的关系。修行者本着自身的修验,传授流通,渐渐地成为大流,进入新的阶段;佛法的宗派,大多是从证(修持经验)出教的。

修行,是佛法最重要的一环。不过,“佛法”是解脱道,“大乘佛法”是菩提道;解脱道是甚深的,菩提道是难行的。为了宏法利生,无论是摄引初学,种植出世善根,或是适应当时当地的一般根机,不能不善巧地施設方便。佛法展开的修行方便,是重“信”的,浅近容易一些,也就能普及一些。“佛法如大海,渐入渐深”,所以由浅而深,由易入难,不能不说是善巧的方便。不过古代的方便,有些是适应神教的低级信行,有些是适应不务实际的信行,如过分地重视方便,以为是究竟无上的,那不免“买椟还珠”了!本书想从一般的方便道,来说明印度佛法的流变,表示印度佛教史的一面。

① 《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卷一(大正二八·七二三下)。

② 参阅拙作《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第八章(四〇三——四〇四,本版三四四——三四六)。



上编 “佛法”

第一章 中道正法

第一节 佛法甚深

释尊修证而得究竟解脱的，名为法。佛是正法的圆满体证者，教法由佛而传出，所以名为佛法。佛法出现于印度，与印度的（及一切）神教，有根本的不同处，是一般人所不容易信受契入的，所以说佛法甚深。说佛法甚深，并非说教典与著述繁多，“法海汪洋”，不容易充分了达，也不是说佛法是神秘莫测的，或法义圆融无碍而博大精深的，那为什么说佛法甚深呢？如实地说，佛法本来如是，是无所谓深不深、难不难的。如果说是深是难，那是难在众生自己，深在众生自己。如过去善根到了成熟阶段，佛法可说是并不太深太难的。如释尊在王舍城，异学删闍耶的上首弟子舍利弗，见五比丘之一的阿说示威仪具足，诸根澄净，就问他老师是谁，学什么法？阿说示简要地说：“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舍利弗听了，当下

就悟入,得法眼净。舍利弗回去,他的好友大目犍连,见舍利弗的神色澄净,问他得到了甘露吗?舍利弗将经过告诉他,也说了“诸法从缘起”偈,目犍连也悟入了正法。于是二人率领了二百五十弟子来见佛,成为佛的弟子^①。这不是言下直入吗?也许有人要说:舍利弗与大目犍连一向是从删闍耶修行,早已成就戒,成就定,所以能直下悟入。那不妨再举几则事实来说明:

一、波罗奈的长者子耶舍,一向过着奢侈的欲乐生活。一晚,忽然感到了物欲的空虚,内心非常不安。一个人外出,走向山林,喃喃自语地说:“祸哉!祸哉!”那时释尊在露地经行,见到了就对耶舍说:“这里没有灾祸。”耶舍坐下来,佛为他说法,当下就悟入了正法^②。这还可以说:耶舍虽长在欲乐生活中,内心已激发了厌患的情绪。但二、毗舍离的郁伽长者可不同了。郁伽长者与妇女们在大林中饮酒欢乐,在酩酊大醉中,见到释尊,就忽地清醒了。佛为郁伽说法,也就当下悟入^③。这二位,是从贪染欲乐中来的。三、鸯掘魔罗是一位逢人就杀的恶贼,行旅非成群结队,不敢通过。释尊从那边过,鸯掘魔罗执剑赶来,却一直追不上,口呼:“沙门,住!住!”佛答应说:“我住汝不住。”鸯掘魔罗觉得话说得离奇,问佛是什么意思。佛为他说法,鸯掘魔罗也当下悟入,放下刀箭,从佛出家^④。如果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圣)”,这是最真实的事例。这一位是从残暴嗔

① 本节所举的事例,是佛教界所共传的,以下都略举一文。舍利弗出家事,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二(大正二·一〇二七中——一〇二八上)。

② 《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一五(大正二·一〇五上——中)。

③ 《中阿含经》(三八)《郁伽长者经》(大正一·四七九下——四八〇上)。

④ 《杂阿含经》卷三八(大正二·二八〇下)。